

无数青山水拍天

陆梅



从“格物”和“格人”的角度看，考古学家和文学家的方向是一致的——研究物也是为了研究人，研究人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文明最终的归宿，我以为，就是过一种忠于内心的生活，更进一步，就是朴素地生活，深刻地思考。

这番感受，是我从四川彭山的江口沉银地归来，浮于脑海的一刹那念头。中国的名山胜川太多了，有历史的城关古道也星罗棋布，如果不是借着一个机缘亲身踏访，恐怕彭山永远在我的知识盲区里，而我也可能和这样的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古街有任何意义上的交集。

山，是彭祖山。彭山以此得名。彭山建制于秦，有2300多年历史，那时还叫武阳。比武阳更悠久的是彭祖，一个活了880岁的老头儿，历夏商周三朝，官拜贤大夫，能做一手好菜，烹调的羹汤味道鲜美，还懂养生，留下一部《彭祖经》流传民间。为他立传的，是晋代的葛洪。司马迁也在《史记》里写到他的生平。屈原诗里有他，孔夫子对他推崇备至，庄子荀子吕不韦等都论述过他——这么一个仙界中的人物，却有有名有姓、潇洒自在地活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想来是不该小看的。

因为他已活成了一个象征，长寿的象征，养生的象征，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颐养之道，“养天然正气，法古今完人”，彭祖就是这么一个完人形象。一个人，如能经历几辈子的人生，“看穿名利场，悟透乾坤象”，“清心而不寡欲，隐逸而非僻居；朵颐而不饕餮，美食而不重蔬果”（魏明伦《长寿赋》），这般的通透达观又知进退，出世也入世，大隐隐于市，实在是一种极认真的生活态度啊。我在彭祖山上看到一块青苔覆盖的大石砖，上有阴阳两条似鱼也似龙的石雕，栩栩如生，首尾相接互为怀抱。这块巨石八卦图是怎么从悬崖上发现的？如今它被镶嵌在地——据说它恰好位于北纬30度，而在人们纷纭的传播里，沿着地球北纬30度线前行，有种种奇妙的自然景观，如埃及尼罗河、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中国长江、美国密西西比河，都在这一纬度线上海；更神秘莫测的是，这条纬线贯穿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自然和文明之谜，埃及金字塔、约旦死海、巴

比伦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玛雅文明遗址……现在，在这一神奇纬线上，又多了一处彭祖山采气场，人们自然要隆重地让脚步慢下来，感受顺乎于心的生命之气。

怎样才算顺乎于心？彭祖那样的贤大夫，就是活得真实饱满，朴素率真，有大志向。活在幽微纯粹的世界里，还有能力建造诗与它的山河。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人：苏东坡。彭山隶属眉山市，苏东坡是眉山人，远因和近由都对了一个活泼泼在传说里，一个念念不忘在历史中，他们都是大能的人——原来“文明”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基因，它们像空气负氧离子一样萦绕着你，赋予你生命和生机。也从来没有裹足不前的“文明”，它总在流动中生生不息，指引着你从容不迫地继续往来。

一个地方同时出现两个“仙才”，真是山川造化。当我从群山环绕的彭祖山下下来，抬眼间，看到了一条汤汤大河——岷江，江水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阿坝州境内的岷山南麓。在李冰治理水患前，每年夏季岷江两岸洪灾频发。李冰选择在都江堰修筑鱼嘴，建起堤坝，将岷江一分为二：往东流经成都成为内江，成都盛产丝绸锦缎，织锦常在江中漂洗，故又称锦江；另一条外江向南流，所

经区域大多在古称武阳的彭山区境内，故又称武阳江。

此刻，我眼前所见，恰是武阳江锦江两江交汇，浑沉江水拐向岷江下游往乐山、宜宾、重庆的那一弯“江口”——坐镇观三江，江口镇因此得名。在陆路尚不发达前，这个江口小镇是岷江往成都的最后一个水运码头，“日有千里行船数百艘，夜有万盏明灯照码头”，江岸街铺透迤好不热闹。我在想，如果不是2017年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大发掘，这一片朽木斑驳的古镇老街早被时间遗忘了。而今它虽斑驳依旧，到底多了注视的目光，我看到一些生活在吊脚小青瓦房里的老人，他们的脸上是安享寂寞也自得其乐的表情。一些老人在打牌，玉米粒作筹码，无视往来路人的探望驻足；一些老人闲坐着发呆喝茶摆龙门阵。一座开敞的老宅前挂着社区老年协会的牌子，后院对着岷江水，老人们在自弹自唱。人说这里老者皆寿高，问缘由，话一出口，竟觉得问得傻，彭祖故乡嘛，哪里会空担虚名。老街上基本不见年轻人和孩子，老人寂寞是可能的。可是哪样才算不寂寞呢，住在城里，种种条件的改善一样也抵消不了精神层面的困惑……哪样也豁免不了啊。这么看这里的老人终是幸福的，有他们在，旧山河也是新故园。

江口古镇也是幸运的，一江之隔，老街对岸，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正热火朝天建造着江口沉银博物馆。未来蓝图已绘就，“随着

称赞

蔡维忠（美国）

和许多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学生一样，我初到全新的文化环境中，因为不适应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精神压力，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休克。不过，美国人在称赞方面毫不吝惜，赞誉像潮水涌来，冲淡了不少文化休克引起的心理不适。

据说称赞有诸多好处，可以激发内心的正面力量。而且，除了称赞他人外，还有其他种类的称赞。一种是自我称赞。今天没有什么倒霉事，应当给自己一个鼓掌；工作顺利完成，应当给自己点奖励。据说自我称赞可以降低压力，提升自尊，让自己永远信心满满。当别人称赞你取得成绩时，只有你知道自己有能力，很努力，才能做出成绩来。这时候，如果自己称赞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客观啊！据说还有一种是超前称赞，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称赞一通，让被称赞者觉得自己就是取得成功的人，后来真的就努力做事，取得成功了。

自我表扬，超前表扬，我连入门的门槛都没摸到。就连自我表扬与自恋的区别，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单是判断人家的称赞是否真诚，称赞是否说到点子上，我就花了好几年才有体会。毕竟是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可能穿越太快。

还是从基础开始，理解称赞的等级吧。称赞分“好”“优秀”“杰出”等几等。“好”以上是“优秀”，“优秀”以上是“杰出”。做研究生时，导师常给我的称赞是在“优秀”这一级，直接跳过“好”。这种称赞对正在经受异国文化冲击的我来说，真是有正面作用，终身受益匪浅。可是，不对啊，他给本领域最有名的科学家的称赞是“好”，虽然那位科学家应当是“杰出”才对啊。

听得多了，我悟出一点门道。听称赞先别看赞誉是哪一级，要看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关系。称赞可以分为上对下称赞，下对上称赞，平级称赞。老师对学生为上对下关系。老师称赞学生，不管赞誉多好，他只是称赞你是个好学生，不是好同行。身为科学家的导师对另一个科学家的称赞，属于平级关系。两个同行科学家之间的称赞，一个“好”便是代表难得的肯定了。很多同行是不互相称赞的，他们互相竞争，互相提防，有时候还在背后讲几句坏话。

导师是个好人，从不讲别人坏话，但是同行在背后讲坏话，我听过。我认识一个研究小儿麻痹症病毒的教授，他把科研资金申请投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常常要落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同行手里。这叫同行评议，是科学界的通用做法。这位同行常常给教授不客气的批评。同行的评议是匿名的，教授的抱怨也是在背后进行的，真正的批评常常在背后。

真正的称赞也常常在背后。现在倒是有一种平级称赞，是公开的，让别人看的，甚至写成文章，刊登出来。我称赞了你，你也称赞我，否则下次我可不称赞你了。据说，这叫互相吹捧，共同提高。

还是回来讲导师的称赞。有一次，我自己设计一个分子病毒学实验，等拿到结果才告诉导师。那个星期五下午，导师听完我的说明，一把将我的数据拿去，回家闷头研究了一个周末，星期一回来宣布召开实验室会议。他亲自分析数据，讲得头头是道。平常没见过他替研究生分析数据啊。他没有夸我一句话。从他过后的一些言谈，我觉得他很看重这个实验结果。他说应当找个合适的专业杂志发表，让病毒学以外的科学家也知道。后来也发表了，但他没有为此表扬过我。也许，这一次他把我的数据当成行内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称赞是最好的称赞。

美国常常称赞外国留学生：“你英语讲得好。”让听者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很多留学生英语讲得不太好，最怕扎到痛处，老美雪中送炭，及时化解了心中的忧虑。我多亏了，我逐渐听出了名堂。人家称赞你英语好，是因为听出你的英语口语不纯正，给你点鼓励。没听过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之间称赞过谁英语讲得好。

公司里有个美国同事，称赞得很具体：“你的英语跟我的中文相比，简直不知道好多少倍了。”我真想纠正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等于零，任何数除以零等于无穷大，我们的英文比你的中文要好无穷倍才对啊！你确定你是在称赞吗？不过，看着他那一脸充满善意的微笑，还有几个同胞眼神中的好受，我终于不忍心将这一层捅破。我学不会他那种称赞，但至少学会了他的另一项本领——不批评他。

好多年过去了，这张脸随着生活的艰辛悄悄涂上了一层沧桑的气色，讲英语也应当有点进步了吧？可是，很久没有人称赞我英语讲得好了。

诗咏板厂峪长城

王 谨

一座座箭楼，直刺蓝色的苍穹。不远处，岁月也难以掩盖的火山痕迹，在斑驳的秋色中清晰可见；近处，涂满岁月沧桑的板厂峪长城，逶迤伸展远处，重映着当年威继光带领将士修建长城、守卫北京的往事。箭楼下聚满了登攀板厂峪长城的旅行者及诗人、诗歌朗诵爱好者。那朗朗诗歌诵读声，穿越千年，与李白、杜甫的吟诵对接，与修筑长城和守卫长城的古代将士对接，与上世纪抗击倭寇的英魂对接……

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中国长城，留有多处遗址。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春秋战国时期修筑长城开始，直到公元16世纪的明代筑城终止，先后有20多个王朝和诸侯国家参与修筑长城，其中以秦、汉、明3个王朝修筑规模最大。如果把历代所修长城相加，总长度有10万里以上，可以绕地球一周还绰绰有余。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长城，是明代修建的明长城。它西起甘肃嘉峪关，经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东到河北的山海关。这条长城蜿蜒起伏，势若游龙，全长12700多里，通称万里长城。

板厂峪长城系明长城一段，位于秦皇岛抚宁县北部山区，古属薊镇，距市区28公里。此处巍巍古长城依险峻山势而建，独



具特色，号称“六绝”长城，有火山长城、标本长城、倒挂长城、环线长城、北齐长城、京东第一楼之说，实为我国古长城之中防御系统较为完整的一处。

这一天，适逢中国传统重阳节，人们有登山赏景的习惯。一大早，参加第九届海子诗歌艺术节的诗人们乘大巴进入板厂峪长城下的山道，道旁时有举家扶老携幼登山者，他们边欣赏山景边登高。年轻者脸挂汗珠，年长者脸上则显露出热身的红润。

乘车上行不远，可看到长城砖窑遗址。砖窑里，还可看到当年烧制未用完的古砖成品。这处砖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古长城砖窑制的秘密。其用土，其火候，其工艺，彰显着中国人的智慧。

再往上走，板厂峪景色变得斑斓起来，被秋色熏红的枫叶，参差在绿色的丛林中，煞是好看，让人想起“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

车继续上行，一道道白色的峭壁，从丛林中显露出来。这原是一处叫九道缸的瀑布群，在雨水多的春夏季，看瀑布，听流泉，是因此水少、山里缺水而谢幕了。

随车爬到山顶，天际变得开阔起来。在一座与板厂峪长城相接的箭楼下，已提前搭建起一座舞台，背景板上写着“山情海韵，诗咏长城”字样。

也许是有意与九九重阳节相吻合，第一个上台朗诵的是9岁男孩，他用童声激情朗诵了《点赞中国》，拉开朗诵活动的序幕；一位退休男警察和一位退休机关女干部联合朗诵了《如果有那么一个黄昏》；两对大学生分别朗诵了《祖国，或以梦为马》《我的南方北方》。

咏诗会气氛颇为热烈。诗人们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了，也走上台参加了咏诗。

自愿上台的朗诵者一个接着一个，最后一位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海子流传甚广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在今天，你不会离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朗朗诗句，把这场举行在长城之巅的诗歌朗诵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背倚板厂峪长城，遥望秦皇岛湾大海，心中不觉春暖花开。让我们都做一个幸福的人！

刨头

王 族

刨头一名是新疆人的独创，在其他省份被称为斫头，是一种古老的农具。刨头有细长空心的柄身，刃较宽，且锋利，利于挖掘。而斫头没有刃口，但因其较重，挖下土较深。因此，斫头多用于翻挖以前从未被翻挖的地方，是真正的开垦处女地。

有一句谚语说：手做不了的事，刨头能完成。如果有人提着刨头往地里走，知情的人便知道他要用刨头去翻挖有树根的土地，因为刨头有宽而锋利的刃口，斩除地里的树根和杂草时得心应手，颇为利索。南疆的农民常说，姑娘有四十四个辫子，树有九十九条根。但凡长过树的地方，每年用刨头砍一遍，本以为不会再有树根了，不料开春后温暖的风一吹，或者浇一次水后，短短几天就能冒出绿色的小树苗。不用说，一定是残存的树根又焕发活力，挺立出新的生命。农民对那小树苗无奈地说，你好看是好看，但是长错了地方，会影响我的庄稼；影响了我的庄稼，也会影响我的肚子。那样念叨一番后，他们消除了心理压力，把手中的刨头一挥，砍掉小树苗。

一般的农民家中，有坎土曼就有刨头。种地时，用坎土曼的地方不会用刨头，用刨头的地方不会用坎土曼。问及使用坎土曼和刨头有什么不同，农民回答，就像左手和右手，左手做不了的，右手一定能做。坎土曼多用于挖大块田地，而刨头则多用于挖小块地。为了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人们又说了，坎土曼干的是爸爸的活，刨头干的是儿子的活。刨头多由手工制作，打制坎土曼的铺子，一般都打制刨头。

几年前在哈密，本来要去看拉甫乔克古城，但走着走着路却断了，车子不得不停下来。带路的人说，能走的路都已在了身后，不能走的路还没修好，古城是修不成了。附近有个老铁匠叫吐逊，他老得厉害，但他的徒弟比他更老，而且是他的叔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带路的人说起老铁匠吐逊的两件趣事。有一人买了他的刨头，几天后来找他，说他的刨头不好用，一挖地就歪斜，还差一点刨到人脚上。他不相信刨头会有问题，到了那人地中拿起刨头便挖，刨头不歪不斜，用起来得心应手。他为了证明那刨头好用，把那块地全部挖完，才把刨头交给那人。

另一事，他某一日发现被人偷走了一把刨头，他对出自自己之手的刨头烂熟于胸，便去田间看了看，很快便发现那把刨头在一人手中。那人很穷，连一把刨头都买不起，但又不能让地荒着，于是偷一把刨头先将地挖一遍再说。吐逊心想一个人没有一把刨头，就种不了庄稼，没有庄稼就没有命，于是他心生怜悯，没揭穿那人。

有这样的铁匠，还有这样有意思的事，大家便兴起，决定去看看。

进了拉甫乔克村，听到一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我们循声过去，很顺利地找到了老铁匠吐逊。他正在和徒弟打铁，他们确实很老了，白发白须，身体也显得单薄，但他们抡锤打铁和拉风箱的动作，依然娴熟从容，



看得出有几十年的功力在支撑。

问及二人的年龄，吐逊81岁，吐逊的徒弟刁尔甫比吐逊大8岁，今年已是91岁高龄。因为刁尔甫是吐逊的叔叔，大家的注意力被刁尔甫吸引过去。原来，刁尔甫小时候得了一种病，治好便说不清楚话了，之后一直没有成家，与吐逊一家生活在一起。如今吐逊的儿子们不愿再打铁，纷纷去别处挣钱，吐逊忙不过来，刁尔甫的身体还硬朗，便给吐逊打下手。人人都说吐逊的叔叔变成了吐逊的徒弟，说得多了，便越传越远。但刁尔甫并不在乎，而是认真学习打铁，变成了真正的徒弟。

二人与我们说着话，但手中的活却没有停，铁锤的叮叮当当声、迸溅出的火花，以及炉膛里升腾的火焰，让这个铁匠铺显得激烈、火热和欢快。打铁就是让钢铁与火焰融合，然后完成一次嬗变。打铁的人，将坚硬的铁设计出另一形状，然后通过锻打、冶炼和淬火，让其定型为想要的铁器。

我们幸运，看到了两位老人冶炼铁块的过程。吐逊把铁块放进炉膛后，刁尔甫便用力拉风箱，炉膛中的火焰呼呼地升起，闪出彤红的光芒。刁尔甫不停地拉着风箱，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而炉膛中的铁块已被火焰吞没。过了半小时，吐逊说了一句什么，刁尔甫便停了下来，吐逊用夹子将那铁块从炉膛中夹出，它变得像一条红色的舌头，软软地甩了几下，落下几颗火星。吐逊将铁块放入水桶，桶中便发出滋滋声响，继而在水面上泛起一圈涟漪。

接下来，他们进入打铁的真正环节，吐逊用左手持夹子将铁块夹紧，用右手持铁锤击铁块。刁尔甫则双手持大锤，配合吐逊的节奏砸击铁块。他手中的铁锤沉重，加之他用的力气大，每砸下一锤都发出震耳的声音，那铁块颤抖着发生了形变。

慢慢地，我们看出他们要打一个刨头。我疑惑，刨头的空心将如何打出？很快，答案就出现在我面前，他们把铁块锻打过后，复又扔进炉膛冶炼，等烧到一定的火候，便取出用凿子从中凿出一块，铁锤的一声落到了地上。这就是空心的雏形，在之后的锻打、冶炼和淬火过程中，此空心一直被保留，是一步到位的程序。

最后，吐逊将完成的刨头扔进屋角的一堆成品中，发出一声脆响。从这一刻起，一把刨头将去寻找土地，不论碰上石头多么坚硬，树根多么复杂，它都得迎上去，哪怕自身破裂和磨损，也要让土地变得干干净净。

很巧，有一人买来刨头，吐逊问了问他家田地的土质情况，把刚打好的那把刨头推荐给那人，那人付过钱后提着刨头走了。吐逊和刁尔甫都有些失落，刚打好的一把刨头，没有在铁匠铺留上几天，很快就跟着一个人走了。

我们离开铁匠铺，看见拉甫乔克村口的一块田地中，有几人挥着刨头在挖地。他们每挖一下便把土甩向一边，于是他们便被泛起的尘土淹没，变得影影绰绰。走远后又回头看了一眼，田地中的土尘更加浓厚，只剩下起伏的刨头，闪过一片幻影。